

畫一個最美的妳

不需要任何彩筆

妳永遠深刻而明顯的活在我心中

清新文采 淡雅文筆

商怡貞



希代文叢
306

畫一個最美的妳

商怡貞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發行

畫一個最美的妳／商怡貞著．——第1
版．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3〔民
82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希代文叢；
306）
ISBN 957-544-486-8（平裝）

857.7

82004768

畫一個最美的妳

作 者：商怡貞
發行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執行主編：吳如惠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 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排 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3年8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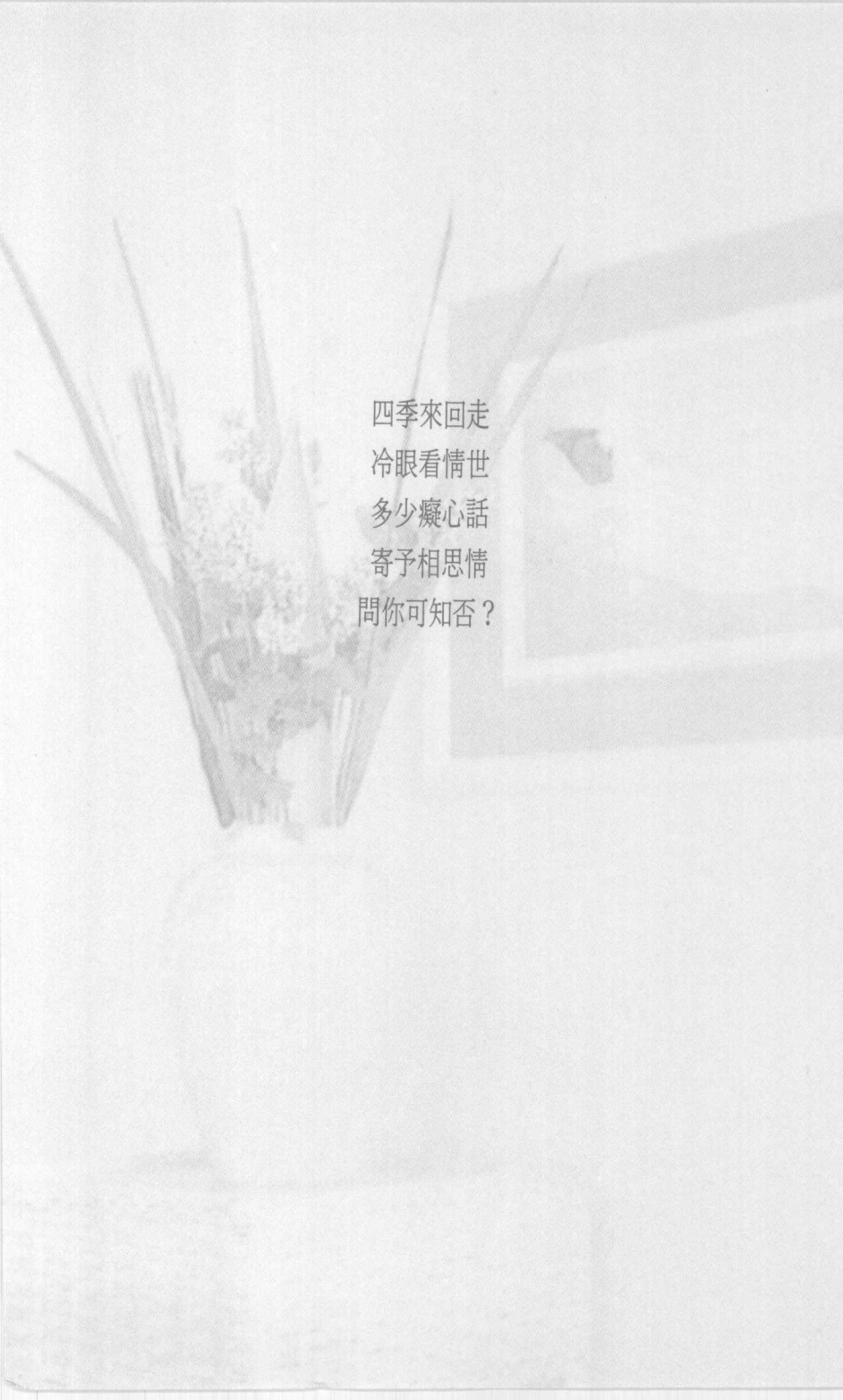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486-8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四季來回走
冷眼看情世
多少癡心話
寄予相思情
問你可知否？

一顆美麗的心

商怡貞

每個人都曾經犯錯，每個人都都會犯錯；犯了錯並不可恥，真正可恥的是，不以自己所犯的錯為恥。

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每個人的一生，都是由大大小小的錯誤交織而成的。沒有任何人的生是潔白無瑕，沒有任何人的歲月是完美無缺。

或許有些錯誤只隱藏在自己心裏，永遠沒有人知曉，有些錯誤則顯現在世人眼前，遭受衆人指責。不論我們所犯的錯誤，是否曾經接受過懲罰，我們的良心，永遠是判斷對與錯的

最終準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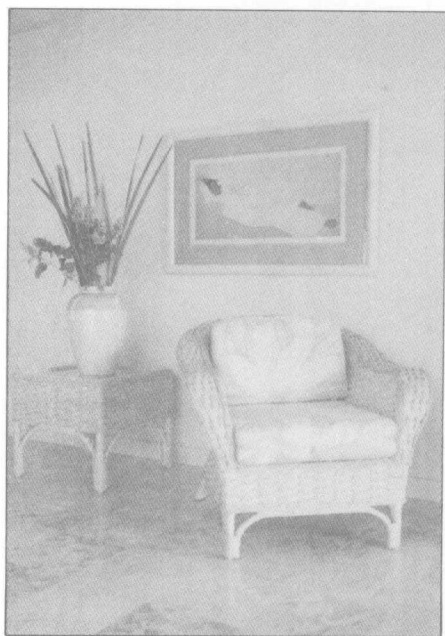
或許良心的聲音，一向敵不過畏罪的抗辯，但是當我們真正安靜下來，總會聽見心底有個小小的聲音在提醒我們：我們錯了！

本書中的女主角，有著美麗的容貌、高貴的氣質，但是她卻有著不怎麼光彩的過去。她犯過錯，在她的年輕歲月中，曾經沾染過污點。但是悔愧的淚，幫助她洗清了那污點，她爲了要彌補錯誤，所付出的一切，再度使她的心靈獲得了潔淨，曾經有過的恥辱，得到了洗刷，終於不復存在。

如果說她有一張美麗的臉龐，不如說她有一顆美麗的心靈。

真正美麗的心，是憂傷痛悔的心；真正高貴的靈魂，必定充滿了愛與寬容。

畫一個最美的妳



第一章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趙振剛。」

「今年幾歲？」

「三十三歲。」

「性別？」

「讓你猜！」

「職業？」

「把一大堆顏料塗在白紙上。」

「你最喜歡做什麼？」

「睡覺。」

「最討厭做什麼？」

「和你說話。」

張凱文不理會我粗魯的態度，逕自從那本印著「深層心理學」幾個大字的書本裏抽出兩張圖片，指著其來一張，問我：「你認為這個人正要做什麼？」

我瞥了一眼圖片，只見那紙上的四分之三是黑暗的陰影，僅餘的四分之一，繪著一個憑窗而立的人影，看那樣子，似乎正要出去，又似乎正要進來。

「他正想跳樓。」我很快地說。

張凱文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指著另一張圖片說：「你看這張圖畫看起來像什麼？」

我皺了皺眉頭，瞪視著那張圖片，白色的紙面上有兩團黑影糾纏，像是惡獸，又像是展

翅的鳥類，更像是鬼影幢幢。

我不耐煩地說：「兩團狗屎。」

張凱文以嚴肅的口吻說：「根據以上測驗的結果，顯示你有著嚴重焦慮以及自殺傾向，恐怕得送醫治療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我不屑地撇了撇嘴。

「這些測驗可都是專家設計的，準確性相當高喲！」張凱文說。

「我不想和你辯論。」我煩躁地揮著手說：「把你的心理學收起來，我不是你們『向陽基金會』裏等待輔導的青少年，不要和我玩這種心理測驗的遊戲。」

「好吧！不開玩笑。」張凱文終於閤上書本，以慣有的平靜態度說：「你最近很不對勁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幹嘛動不動就發火？」

「無聊！」我點燃香煙，狠狠地抽了一大口。「我覺得這個世界無聊透了，太陽底下，找不到一點新鮮事，我沒有感動、沒有衝動，已經整整一個月，我畫不出半張畫來，我煩透了！」我低低地嚷著：「煩透了！你懂嗎？」

張凱文以研究性的眼光審視著我，「畫不出畫，只是一種表象，真正的癥結在你心裏。」他扶了扶眼鏡，傾身向前，冷靜的聲音裏有著令人感動的關心。「你怎麼啦？是不是愛華她——」

「不要提她。」我截斷他的話。「我們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。」

「這話什麼意思？」他鏡片後的眼睛掠過一抹驚異之色。

「我們離婚了。」我說。

「哦！」張凱文的驚訝立時被同情所取代。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上個星期。」我吐出一大團煙霧。

「你們真的無法挽回了嗎？」他的口氣有點惋惜。

「沒有辦法。」我搖頭，感到心中有種微微的痛楚。「這條婚姻的道路，我們已經走到盡頭，再也沒有辦法走下去了。我們已經分居半年，離婚是必然的結果。」

「你們之間，已經沒有愛了嗎？」他不解。

「沒有了。」我沮喪地說：「當初我們的結合，就是一種錯誤。我們個性不合，終究無

法相處。她覺得我太大男人主義，我覺得她的家庭觀念淡薄，爭吵的結果就是互相傷害，最後只有分手了。」

「有個能幹的太太也不錯啊！」張凱文說：「難道她事業上的成就，傷害了你男性的自尊嗎？」

「我從不反對她擁有自己的事業，只是希望她能夠多抽出一點時間來陪我。」我煩躁地說：「我每天生活在她的公文和卷宗的空隙之間，根本不像個丈夫，倒像是個生活中的點綴品。她對事業的狂熱，遠遠勝過對我的愛情。我真懷疑，她當初爲什麼要嫁給我？她應該嫁給一張辦公桌才是。」

「真是難以想像，當年的有情人，今日竟成了怨偶。」張凱文感嘆著，「還記得四年前，我參加你們婚禮的時候——」

「別提了。」我再度打斷他的話。「往事不堪回首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自從我們分居以來，兩人的距離越來越遠，如今，是再也湊不到一塊兒了。」

「看來這就是你畫不出畫的主要原因。」張凱文下結論。

「這不是主要原因！」我不願承認。「不要你用你職業性的眼光來看我。既然她決定離開，我也不會把她放在心裏，反正我們早已經沒有了感情。我畫不出畫來，和她一點關係也沒有。我只是……」我用力捻熄香煙，「我只是煩，覺得什麼事都不對勁，我想我的更年期到了。」

「開什麼玩笑！」張凱文失笑了。「你才三十出頭，哪來的更年期。」

我站起來，在他的辦公桌前來回踱步，像是對他說話，又像是喃喃自語：「不是更年期，那麼就是第二個青春吧！我覺得徬徨，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無力感。我的前半生算是白活了，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進入畫壇，我不想再畫下去了。」

「不可以！」張凱文立刻否決了我的想法。「你不可以放下畫筆。這幾年來，你好不容易受到重視，闖出了一點名氣，不但得過好幾次獎，而且許多收藏家都看好你的畫，你不能就這樣半途而廢。」

我停止踱步，站在窗前，凝視著窗外的滾滾紅塵。「我好累，好累！對一切事情感到厭倦透了。我突然覺得人生沒有價值，生活沒有意義，提起畫筆更是一件愚蠢的事情。名氣能

做什麼？成就又有什麼意思？畫得再好，也只是掛在牆上，供人品頭論足罷了。」我搖頭苦笑，「無聊！無聊透了！」

張凱文走到我身後，拍拍我的肩膀，「你累了，需要好好休息一陣子。讓自己放輕鬆，找個地方度假去，忘掉這樁失敗的婚姻所給予你的傷害。你還年輕，前面的路還長得很，不要這麼垂頭喪氣的。」

「我的確需要休息。」我疲倦地說：「我要離開台北，這個嘈雜的城市讓我煩透了。」

「你打算到哪裏去？」張凱文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我搖頭說：「隨便哪裏都可以，沒有目標，沒有方向，一切隨興之所至。」

他擔心地望著我，「打從我認識你以來，從來沒見過你這麼沮喪。既然事情已成了定局，你還是想開點吧！」

「我說過了，我一點也不在乎她。」我壓抑著躁怒的情緒，「離婚就離婚，我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。」

「好吧！你不在乎。」張凱文攤了攤手，「你只是有點難過罷了。」

我瞪視著他，「好，我承認，我承認我心裏的確很不是滋味。如果你看見有個男人陪著你老婆來和你辦離婚手續，兩人還一副親熱恩愛的樣子，你會不難過嗎？」

張凱文聞言一愣，「有這種事？」

「唉！」我重重地嘆口氣說：「我不想再和你討論我的婚姻。」我打開辦公室的門，回頭說：「我走了，過兩天再和你聯絡。」

離開他的辦公室，我直接到火車站，買了一張直達高雄的單程車票，坐上了火車。火車轟隆隆地離開了台北，往南疾馳而去。我放逐自己，不管是海角天涯，只要能遠遠地離開這個令我傷心的地方，我都願意去。

傷心？你傷心嗎？我問著玻璃窗上映出的臉孔。那張既陌生又熟悉的臉，額頭上並列著幾條細細的車軌紋，曾經光彩煥發的眼睛，如今正帶著明顯的蒼涼和憂鬱，一瞬也不瞬地回望著我。這是一個寥落的中年男人，他已經不再年輕了，青春歲月早已離他遠去，如今正開始自人生的巔峯往下墜落，他的身心逐漸感到疲憊，卻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安歇。